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

金成民 主编

七三一部队 见证人口述史料集 (三)

杨彦君 主编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

金成民 主编

七三一部队 见证人口述史料集 (三)

杨彦君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张慧忠烈士事迹

到东满 (牡丹江——^{海常}哈尔滨地区) 开展对日寇的军事性报
工作和牡丹江组织破坏的经过

一九三九年上级组织指派张慧震和我 (龙桂洁) 到东满 哈尔滨——牡丹江去开展对日寇的军事性报工作。年初刚过完春节我就回锦州找母亲家去了。因为我将要临产, 张慧震一个人办了到满州国的“入国证”经由山海关到牡丹江去了 (当时日寇规定女人出入山海关不要证件, 男人一定要带证件, 即出国证和入国证) 而且在山海关日寇和伪满的警察、海关和特务机关很多种, 还有经济警察之类盘查搜身, 审问非常严格, 在我们祖国^上的土地而被外国人这样的凌辱和镇压设置了一道“鬼门关”。有多少无辜者在山海关丢掉性命!

我们是在: 1938年张鼓峯事件和北满的流亡^(从东北到关内)的^{以后}形势, 来到日寇关东军设置的中(满)苏国境的防线上来招募军事性报工作的。在我们临出发之前组织负责同志 (庄克仁——当时就叫他老张) 和我们讲了工作任务应当注意的事项, 分析了可能开展工作的条件和指出某些困难和危险的条件, 并且鼓励我们一定完成这个艰巨而

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
八〇·六

(1458) 20×20=400

光荣的^{任务}。

说实话，张慧衷和我听说是到^{满洲国}中苏国境防
线开展性报工作不是心里没有丝毫的畏难情绪
的，但我们想到祖国民族和我们父老同胞的生存，
当亡国奴的耻辱以及西欧希特勒法西斯品经点
领捷克和攻入波兰，想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
想到帝国主义法西斯如果胜利，世界不知沉沦多
少个世纪……报纸上传来日寇已经长驱直入已
经占领了武汉，国民党节节败退——做为祖国的
青年当然的责任，允许我们有一步的退缩不前？
我们接受这个任务从而党组织对我们的信任
而异常光荣，我们要坚决而勇敢的完成他。

张慧衷剃了光头化妆成出来的农民到东
北去找寻富农职业的，这样的通过山海关进入
伪满洲国的，到牡丹江找我们一家铁工厂叫
旅顺机械工作所的当钳工（他青年时是奉天兵工
厂的工人）又通过那个工厂一个姓郭的青年工
人我租到了房子安家。

四月末他到锦州看我，又把到东北以来搜集的
一般社会性光方子的性报交给我，我是五月下旬

第 3 页共 页

到天津找上级组织汇报工作和领受任务(当时因
延立起别以接头通讯方法,以旧人取送)这次
我通过山海关,更增加了安全因素,我抱着将生40
无好儿子去的。

五月末我们又生活在一个月牡丹江特色的小
小房间(四家住三间房厨房是四个角每角一个火
炉)处之表现出一个新发展扩大的一一个城市面貌,
道路还在向四处伸延,简陋的生活设施,如没有
自来水和下水道,路灯也很少,入夜街道行人就很少,
文化设施也很差,有一家电影院和一个大戏院,书店
也很少,日用品杂货店也是很远才有一个,我们一方面适
应环境和熟悉环境,观察周围的人最普遍穿的
什么衣服,吃的是什么伙食,做什么工作,也在物
色将来可能为我们工作(指地下情报工作)的人选
和可能利用的有利地形(将来作收发电报的据点),
因为车下工作人员,我们只得自己去搞,因为还
没有^{还没有适当的}电台,还利用交通人员和伪装普通的通信来传
递情报。起码要知道日寇在这里的军事部署包括武
和运输,地方敌伪的行政治安的大致情况以及城市的
建设发展情况,所以表面上老张每天到工厂上班

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 八〇·六

第 4 页共 页

我在家里此孩子搞得多但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你的忙的与常需要还差得远哩！每天还交挤出一部分时间看报，与我们工作紧密相联的国际国内形势的观察和分析——这种环境和条件不能把报纸订到家里，只好到街上给以报摊上买和看报牌上站着。

在夏天上级组织派来一个做交通工作的人员敬子秋同志，他在牡丹江工作过，並有较多的社会关系，他的掩护工作是本匠，他以前是铁路警官学校毕业的，在铁路方面他有很多熟人。这样开展工作就方便多了。我们上级组织仍然在天津过一个阶段还得去天津去，因男人不能轻易通过山海关，最方便还是我去，我到天津去的中途到四平居住几天，这时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天津大水，^{牡丹}火车不通了，来事人逃水灾还逃不逃，自然天津我也去不成，只好^新绕道通安山，^新最后是用分段去人联系，从牡丹江到^新锦州由^老张去，由锦州到天津是用锦州的铁路工人傅炳章的舍家身份与上级组织联系的。

1939年的冬季上级组织又派我们在哈尔滨^{道外}，在哈尔滨^{道外}内脸天幕旅館住半个月后，我和车英

斯克兵营的铁路住宅（也叫梅顺街，前⁵⁰的居民是白俄）这时又和通过散子和铁路工人王成林、飞机厂工人赵永庆联系上，在哈尔滨做好了周日电² 11月11日准备2194。

和天津上级组织领导同志来信说“我这件旧大衣太旧不能穿了，请你们另做他用吧。”我们理解就是在37年以前哈尔滨曾用过¹的¹发机，经过不¹碎我和老张到太阳岛划船时分散¹扔在江心里。

我们和天津组织¹停止联系后就和哈尔滨的一位苏联同志¹联系，老张和我都¹在夜间乘约定的¹火车到过那个同志的工作地方去过——学习新¹的¹秘密。那个人也有两次到我们在梅顺¹街的住宅来过，教过老张和我翻译秘密，他看我手上¹带一支¹变在戒子¹还开玩笑说我：“还是一个很有义的人哪！”又给我叫“马利克”的¹别号。我问老张是什么意思，老张说他看¹你¹命令¹小个子也小。是“小”的¹意思。他还说：“我为什么不白天来呢？到附近教堂做礼拜时，人家都认识我。”

这一年哈尔滨将到春节时¹治安很不好，听说¹哈尔滨一共有¹28个¹（¹也¹不太¹信了¹）¹有22个在¹同一时间¹被¹都叫人给抢走了，哈尔滨的蔬菜¹和肉类也很短缺，

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 八一·一

第 6 页共 页

在旅馆的楼上,我曾看到满街是穿著开花棉袄的
劳工,在那里排队等待送到北满秘密,军工厂那
里去,何止万千,真叫人心里紧缩,悲恸欲哭不能,这
些个儿子、丈夫、兄弟是去送死呀!秘密工程的竣工
之日,即是这些中华儿女被埋葬之时。

在哈尔滨的大商店里,“秋林”、“登春和”、“九商”买
食品衣物只有日本人买得起,在巴拉斯、马迭尔
演的是日本影片,中国人的商店连布鞋也买不到,更
不用说常穿的棉线布。

1940年(1940)组织上给我们一部袖珍型的小
电影叫我们设法拿到牡丹江去,我们是把他用铁
皮包严,四散子来北一个铁路工人当大烟土运去
的,讲价送到以后校两付给他运费的。到了安全老
张也伴随运东西的人到牡丹江去了。一趟,眼看他
平安的送到,不乘至返回哈尔滨的,临走还嘱咐我:
“二十四小时我绝不再回来,你托托着孩子赶快转移。”

漫明过屈松花江上排的冰排咔嚓咔嚓的冲
撞着顺流而下,景象是很壮观的,哈尔滨的鱼市,人
山人海,卖鱼的,一不小心手指被^鱼咬得鲜血琳
漓,饭店的厨窗上贴着“^小烧鲤鱼”、“^小鱼生”(办生鱼片)上

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 八一·六

(1549) 20×20=400

市, 街边的小售货亭各种清凉饮料也上市了, 这种繁荣的景象, 而中国人是拖着当亡国奴的伤柳^创的生涯着。

当时日本人的入侵声浪^浪不但响在耳边, 日本人的广播歌曲抚心人^处处^处甚解, 日本人的啤酒花酒馆主^光十色的灯光, 日本的东西例西歪的醉鬼, 殖民地的情调再浓不过了。各^国世界的东方巴黎山河依旧, 而他们的王人又谁有心思去欣赏?

上月组织又派我们到村井中, 原来住在东四条路, 这次由老殷给我们找到西六条路西长安街路北的房子, 到这里安家之后本打算开一个小成衣店来做掩护职业 (因为用电用费多可以借电熨斗用电来做掩护) 但是布料奇缺, 住的地方又有臭味偏僻, 又改为拴大板车拉脚为职业, 买^一匹马, 打了一个车棚, 置办了马棚和草料, 又雇了一个老老板这回老张也有了跟车出去的职业, 另外和我们同院邻居对门不下七八家的共同职业, 共同化语言^和利害关系, 我们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也有利我们^{周围}的^{周围}宣传, 才使生活和生活收入有不被别人怀疑的保证。

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 八一·六

第 8 页共 页

老张尽想办法抽时间筹备用电开始工作,首先试验收发报的功已,修理了变压^器的线圈,检查电路,和用流^量的电压^表,又暂时确定几个收发报的位置。在铁道北住的铁路工人朱芝盛家,在二条路上住住的散子和家,(散家还没有电)又买了一个汽车用的蓄电池,还找去在我住东四条路的对门屋郭大哥家(后来郭大嫂害病了,因为一次没做过我断绝关系了)。我们自己的家也算一个。

老张牙子也在找供给挂报的人,在牡丹江^{由浪}的铁路和飞机场,在哈尔滨的铁路和哈^滨书^院的飞机场都是找^的各厂门内的职工,一方面来工作之便好掩^护,一是外人也进不去,也做不利,这些人的领导都是通过散子和,发展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甘心挂报,并没有人提出要^求的问题,都一致表示为了不当亡国奴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而做好工作,当时我们的活动经费很少,给每个人的生活补助费也只有10元20元,占每月必须生活费的5.6分之一,甚至有同志在组织活动经费接济不上^的时候拿出他们个人的收入一部分从事革命工作。

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 八一·六

1940年的夏季电台已经建立起来，杜铁、杜飞、和哈铁哈飞的挂报都开展起来经过核对，也较准确，每星期按顺序发报一次，即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第二个星期三，第三个星期五……每次八晚12点—2点是发报的时间，这部袖珍收发报机好短路和出现其他问题，都利用报不发报的空隙时间修好，另外牡丹江地处边境，日寇的军事戒备很严，经常对市民进行随时搜查和在马路上的人多和拥挤处，^{住宅}随时发生抓车（经常被关东军抓走一天或三天）。又抓劳工——抓劳工是躲在墙间处，当行人不觉紧张象老猫扑鼠一样，如果逃跑，抓人的就开枪打，几乎有劳工的人就不敢轻易上街，这样我们电台转移上存在很大的困难，电台在一天连续做两、三次就有被敌人找到的可能，^做一次转移一次，另外就是同时有几部电台，一个据点保存一部电台，但组织上经过千关万卡送去的电台，也不容易发到地方组织的手里。而且每一部电台也增加一份龟藏保密工作和危险。

1941年初组织上又给我们一部较大型的电台也是三件，这次是用铁路部的，也是我的铁路职工。

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 八一·六

(15.19) 20×20=400

第 10 页共 页

1941年的电讯工作是我时进行的。我因为又生了第二个小孩，很少参加收发报，只担任警戒放哨，收到密码之后我翻译成电文，也把收到的情报译成密码。

从到牡丹江来除了接触散子利以外，又接触过铁路工人高朱兰盈，朱兰盈是散子利的女儿，散子利告诉我散兰盈离娘很远，在牡丹江又没别的亲戚，她又刚结婚叫我照顾她，也给了她钱。因此朱兰盈和散兰盈到我家来过两次，我也挺喜欢她们，以后听散子利说发展了朱兰盈做情报工作。因为组织纪律的关系，我们就不能与他们接触了。后来除了有一次在她家发报，平时就总也不去了。

1939年我第一次见到散子利时我想起在土伦时曾见过一面，仅止于领导同志叫我到大安旅館找散子利，我说“老于同志在街上告你”。1941年夏天散子利带着他爱人和三个孩子到我家来，我也认出了他的爱人老王曾在天津法租界发报，我曾见过一次小孩。这次他们来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过后老张对散子利进行过批评，而我们也想另外找房子搬家，以防发生意外。

至于其他的同志和全尸都没见过,老张同志是在散子和我接关系时,左侧才看过他们,所以他们也认识老张同志,这是组织规定的,以防发生组织破坏的时候互相株连,打击面过大。

当我们知道散子和发展的人有一大部分是非亲即友,彼此都知道工作地点和住处,也有经常相互往来的情况,我们向他提出过多次警惕,想了一些办法,如没去搬家注意不要住得较近,防止容易撞头,也要时迁到别处城市。表同志同志们不发生横的关系,然而做为组织领导同志对下同志的思想行动是要掌握的,除了及时做教育宣传工作外,也要保持组织人员的纯洁和正派。用各种方法,了解那些同志经常去的地方和经常接触的人,生活习惯,花心的情况等等。对密切组织与工作人员的关系,对工作的领导也是必要的。

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我们不知道不多,仅在报纸的学里行间发现一些情况,1940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国民党总想消灭八路军,和皖南政府的情中川结日寇更兵进攻八路军的占领地区,在华北日寇的扫荡战,亦动大批日军的扫荡,也关系到日寇在东北统治的更

加残酷。对东北的物资搜刮更为惨重。^连铁在衣柜上铜
锁、门环和备用的铁锅、铁铲都~~被~~送公。粮食、油脂、芥菜、
棉花和棉布都是统制的物资根本^不许可买卖。中国
人吃大米和面粉还是经济犯罪，最困难的没有卖主
的，成人和小孩都买不到主。旧布麻绳自己作鞋。

对文化方面统制了更严。学生的课本全是宣扬日满
协和，共存共荣。崇拜日本的天照大神。每天早起后对日本
的天皇满洲国的皇帝进行帝室崇拜。报纸也~~都~~都是报东亚共
荣圈。日军在中国内地的大城市，在那里入城，在那里建军。在
那里^棉掠夺。歼灭了多少中国人而日军仅伤亡各一人。

我们因为实在^和受不了，找老依仗经常列车西
长安街大^{世朝}王^商亦吉，买日军冠主版的“满洲军^{史典}”和“世界
军的^{史典}情报”的大高报。买日文的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看。只站
看^真这些合法的刊物，如果看日寇封锁以外的东西，抓著
就是反满抗日^的冤怒犯，日寇对冤怒犯比刑了犯都压
压得^更严重，刑了犯罪可以判徒刑。而冤怒犯用各种方法进行
消灭，如试验细菌，喂狼狗，秘密绞死等至极的残酷手段。

中国人是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漩涡中啊！

1941年6月22日德苏战争开始了，日寇在东北
积极作好对苏开战的准备工作，铁路运输很^繁多。

13

从南来三上四运的日本兵和武田新沼弹药和马匹
汽车坦克等……从此往南是撤退日本侨民，在飞
机场的机库里也存放着风^{发动}动引擎和冰发动机的各
种飞机，这样我们的情报就照旧传起来，情报的上级组
织告诉我们日夜随时都可以收发^{电报}设备周一次的
常规，但我们的设备和人员和环境都不能适
应，但是组织需要的情报和能不及时发出去吗？我们
只好想办法把情报发出去，小电台又坏了不能用，
大电台又只有一部，每天都为这电台忙碌着，有时^老张把
电台装在汽车的^花草口袋里给朱道盈送过去或给老
姜拉箱子（本烧火的木材）着不忙叫老姜的爱人团小被子
包好吊起小孩似的，前边我抱着真小孩，等我通过站岗的
她也随声过去。——真想不到更稳妥的办法。

七月十六日的早晨不幸发生了事件，十五日晚十二点
开始收发^电报，刊而头还没做完，光收即边的电报秘密
沈密，^二麻^二的四页信纸，这开也是我担任警戒放哨，但在
内外的街上和院子里都是静悄悄，没有什么声音，老
张收完就把秘密递给我，叫我收起来，以待翻译，我拿起
秘密（每次都放在枕头旁）一看折起来太厚我就没放
枕头旁，而放在一条木板上靠着箱子的夹缝里，我

144

准备白天再翻译,老张收拾完电台天线之后,又到外边院子里去看一下,已经快亮天了,邻居们有的已经起来喂马,要送到马棚上,但草堆里的电台没去送,只得找个临时的地方掩护起来,就把它埋一个盛高粱的大木箱子里,老张还准备睡一会,我还收拾东西,就听那院子里有声音,掀起窗帘一看,在上屋(北房)的窗外有^{很多}鬼子兵,我知道了情况坏了,就叫老张起来,这时我家里的保姆老周也进屋来了,她说好不容易才过来的,满街都是鬼子兵,大概又抓人了,快把掌柜的^们弄起来,我知道已经走不出去了,老周告诉我,叫老张横躺在炕脚底下,用褥子和被子把他捂在里边,在外边也看不出来,刚撵完鬼子兵,就他从北门进屋里来了,到屋里四下看,又问我掌柜的那边去了,我回答上班去了,他问上班哪?我随口说,上铁路。鬼子从里屋走出去,我也跟着走出去,在外屋^{上外屋}转了一圈又回里屋,我又跟着进里屋,我一看被褥卷里没有了老张,纱窗掀开一个角,显然老张是从窗户跳出去了,这时在外屋搜索的日本鬼子,又从高粱箱子里搜出了电台,放在里屋的炕沿边,问我这是哪来的,我说捡来的,又问在那捡来的,